

最浪漫的献礼

评重庆原创芭蕾舞剧《归来红菱艳》5.0版

■周勇

维多利亚时代的宫殿里华灯璀璨。芭蕾舞学校的毕业晚会上，旋律悠扬、节奏明快、舞安高难……莲的演出，博得阵阵掌声。从伦敦辗转香港到达重庆，带着孙夫人给周恩来的信，莲从朝天门下船。黄葛参天，街巷崎岖，霏霏细雨，莲和女伴们翩翩起舞，那是祖国怀抱的温暖。

茫茫黑夜，沉沉雾都。周公馆的灯光，如明灯指路。但街巷里危机潜藏，便有了惊心动魄的追踪。

天幕上，电影《苦干》中日机空袭的场景，展现出炸弹呼啸，大火燃烧，残垣断壁，生灵涂炭的惨象。莲一袭红裙，挺起脊梁，傲然起舞，如红莲绽放，宣示着精神巍然、愈炸愈强。

国泰大戏院里，旗袍飘飘，苗舞婀娜，藏舞踢踏……如四万万同胞万众一心，筑起新的长城。

抗战胜利，举国欢腾。莲带领孩子们来到红岩村，跳起舞剧《和平鸽》，白鸽翱翔天宇，杨子嘉陵欢笑，迎接毛主席莅临重庆，期盼着新的时代。

……

高邀出尘的芭蕾艺术讲述激昂悲壮的抗战故事，纯美震撼更不乏历史的深邃与厚重。《归来红菱艳》最大限度保持了芭蕾的美学魅力，将古典精髓与现代表达熔于一炉，通过舞者的演绎传递出直抵人心的力量。足尖上的流光溢彩，浪漫动人，让重庆这座英雄之城的独特魅力跃然舞台，颜值焕新。

这是5.0版芭蕾舞剧《归来红菱艳》中的几个片段，足以让我们对它有了新的期待。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中共中央宣传部、文化和旅游部将在北京举行“铭记历史、缅怀先烈、珍爱和平、开创未来”主题展演活动，全国共有22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入选。而《归来红菱艳》便是重庆唯一入选的文艺精品，也是全国唯一入选的芭蕾舞剧。

人们要问，何以如此？

《归来红菱艳》于2023年创作完成，一路巡演，一路打磨，如今已到5.0版。

《归来红菱艳》有深刻的主题，更具历史和时代的魅力。

这是一个海外华裔芭蕾艺术家以“舞”报国的真实历史。它被称为“中国舞蹈之母”的戴爱莲抗战时期在重庆的经历为原型，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背景，讲述了这位具有全球视野、民族情怀的艺术家，舍弃海外安稳生活，回到民族危亡的祖国，坚持文化抗战，以舞报国的真实故事，展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力量。

这是一段融通中外、创新创造中国艺术的文化历程。戴爱莲在重庆，既传播西方芭蕾舞艺术，又探索民族舞蹈精华，努力发掘二者结合之路。这种探索和融合即使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，何况当年。这种融通中西的舞蹈艺术形式，成为近代中国舞蹈艺术发展的一段关键历程，也是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舞蹈之根。

这是“中国舞蹈之母”炼成的人生传奇——抗日战争是戴爱莲人生和艺术转折的关键时期——她遇到了孙夫人，遇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，重庆成为她传奇人生的新起点。周恩来将戴爱莲留在重庆，就是要她以芭蕾的形式，用舞蹈艺术去探索这条中华民族文化的新路。她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，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出色代表。这是她能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“四个第一”最重要的原因（第一个舞蹈团团长、第一个芭蕾舞团团长、第一所舞蹈学院院长、中国舞蹈家协会第一任会长）。

这是实践民族、科学、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经典代表。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，1940年，毛泽东同志谋划了未来中国的文化，即：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，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，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，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。今天，民族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文化，也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。

《归来红菱艳》在艺术上有新追求、新作为、新高度。

它坚持历史逻辑和艺术逻辑的统一，比

较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。在5.0版中，把戴爱莲1941年—1950年的艺术实践整合到抗战时期。把莲定位于得到宋庆龄赞赏和引荐，得到周恩来直接指引扶持的青年艺术家。这样就把她的舞蹈事业与南方局领导的文化统一战线结合起来，与实践毛泽东“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”理论紧密相连。舞剧把戴爱莲1950年创作和主演的中国第一部原创芭蕾舞剧《和平鸽》，移植到欢庆抗战胜利，期盼和平、民主、团结的中国历史背景下，使历史更凝练，人物更鲜活，主题更高远。

轩，儿时是莲的伙伴，现时是南方局领导的共产党员、八路军战士，是莲与周公馆的联系人，是与莲并肩战斗在大后方的亲密战友和热烈恋人。同时也代表着在抗日敌后战场上浴血杀敌、展现中流砥柱作用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。

傅伯森，是一位进步人士，是重庆育才学校的教导主任。育才学校由陶行知先生创办，他自觉地接受南方局的领导，以接收抗战沦陷区难童为主。学校根据学生的爱好及特长授课，开设了社会、自然、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美术、文学等小组，聘请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、艺术家来校任教，真可谓英才云集、名师荟萃。戴爱莲便担任舞蹈组组长。学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了一大批文化和艺术人才，当时人称“小解放区”。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壮举。

《归来红菱艳》总导演刘军，毕业于英国皇家芭蕾舞学校，是德国柏林国家芭蕾舞团250年历史上第一个亚洲籍演员。她从西方芭蕾中取得了真经，还得到过戴爱莲先生的鼓励。重庆芭蕾舞团秉持洋为中用、转化创新的艺术理念，成立以来的短短13年间，便培养出获得当今“顶尖舞者”称号的优秀演员并担纲主演；聘请了前英国国家芭蕾舞学校校长、西班牙马德里皇家音乐学院编导卡洛斯·瓦尔卡塞尔，担任舞剧编导；其演员以中国为主，同时常年聘用来自意大利、美国、日本、泰国、印度尼西亚的演员随团巡演。舞团将西方传统艺术与中国文化紧密结合，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，这样的人才结构更具超群实力。

《归来红菱艳》在艺术市场上有上佳表现，观众叫好叫座。

自2023年在重庆首演以来，他们便开始了全国巡演。这种商业性演出是对剧目最严苛的检验，是真正的“大考”。

两年中，他们的巡演足迹遍及全国，赢得国内外观众与专家的广泛赞誉，好评如潮。今年9月他们将在深圳完成第一个100场演出，这意味着两年中，他们每周都有演出，市场反响热烈，这是高雅艺术最为难能可贵的实绩。其剧场效果，据抖音的流量统计，它在全国排名第三，这足以说明其受到观众喜爱的程度。他们既收获了市场的回报，更收获了满满的自信。

《归来红菱艳》代表着新时代、新征程、新重庆的艺术模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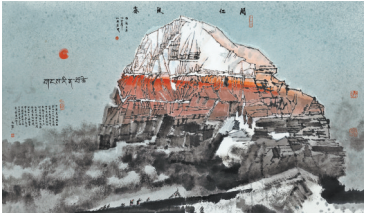
可以说，《归来红菱艳》在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“中外文明交流互鉴”的理念下，用芭蕾艺术再现了在国破家亡之际，爱国艺术家“以舞报国”，以舞蹈艺术的形式坚持抗战，洋溢着对祖国的热爱，对艺术的坚守，尤其是对中华民族文脉的守望，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中华民族万众一心，“愈炸愈强”的伟大精神。

这是重庆的芭蕾艺术家们倾尽心血，向重庆这座英雄城市最崇高的致敬，是阐释重庆“坚韧、忠勇、开放、争先”城市精神的文艺样本；是新时代坚持重庆题材、重庆主创、重庆演绎的艺术创作道路而产生的极具重庆辨识度的艺术精品；是党的二十大后重庆重大文艺精品的最新成果、代表之作；也是重庆文化体制改革成效最真实的体现，极具典型意义。

“雄奇山水，新韵重庆”，《归来红菱艳》以自己的新戏、新团、新人，和芭蕾之韵、重庆之韵、中国之韵，成为它最好的注脚。

遥想九三，金秋北京，《归来红菱艳》这台极具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，代表中国芭蕾舞界、重庆文艺界的重庆原创芭蕾舞剧京剧演出，就是我们向祖国、向人民、向世界，最崇高、最深情、最浪漫的献礼。

【艺赏】



《冈仁波齐》



《丝路遗迹》



《青海沟》

■韩毅

一草一木，一山一水，亲近可及，宛然自若。然而，在那难以言尽的葱茏蓊郁、生机勃勃之间，执着地闪现着一种理性的光芒，纯粹、超然、宁静……走进著名国画家、西南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陈航教授的工作室，大量西部题材的绘画挂满了室内的所有墙壁。

这些绘画，与其说是一幅幅现实的写照，不如说是一曲曲理想的吟唱；画家似能听懂流水的从容、清风的无意；理解花纹的羞涩，叶落的怅然……不在意于描述一隅景色，而是以虔诚的心灵之手，轻叩自然之门，门扉开启，沁出阵阵清新、透出屡屡光彩，让人沉醉其间。

虽已退休，陈航却坚守教育初心，怀着赤诚与热爱，赴新疆喀什大学及新疆和田学院援教3年，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继续发光发热。近日，援教工作圆满结束，陈航返回重庆，笔者即登门拜访。

结缘西部，找到心之所向

走进陈航的艺术世界，几十年来，他一直保持着探索和思考的热情，笔墨技法、绘画风格，以及对文化传统、历史经验的理解与认知，都在不断发生着嬗变。

而西部，是陈航艺术发生、变化与构建的一个特定场域。从学生到教师，并成为有思想、有创造性的艺术家，他都没有离开这个场域。因此，可以说，西部的自然人

■曾也芳

荣昌多草药，这片土地自古便与百草结缘。

千百年来，这方水土滋养着百草，而百草又默默守护着这方人。我自小在荣昌长大，记忆深处，总萦绕着那挥之不去的草药清香。

城外的山坡，是野生草药的乐园。蒲公英撑起黄灿灿的小伞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；车前草紧贴着地皮，伸展着嫩绿的叶片；折儿根则躲在潮湿的角落，散发着独特的气息……

水口寺、东益当菜市场的草药集市，是荣昌草药文化的重要见证。天未破晓，卖药人便背着背篓匆匆赶来。他们将草药整齐地摊在油布上，薄荷、紫苏、艾叶、益母草……琳琅满目，散发着自然的芬芳。小时候，我常跟着外婆穿梭在集市之中，外婆总爱和卖药人聊上几句。听他们说，这些草药大多采自螺罐山，那里日照充足，阳光偏爱的野菊花也开得格外灿烂。

农历五月初，草药集市尤为热闹，这时的荣昌，整条街都弥漫着艾草的香气。天还没亮，卖艾草的老人便蹲在街边，那艾草叶子背面泛着银白色的绒毛，在晨光中闪烁着微光。

父亲每年都会买上一大捆，插在门楣上。母亲用剩下的艾草煮水给我洗澡，艾草的香气随着蒸汽钻进我的每一个毛孔。洗过艾草澡的孩子，整个夏天都不会长痱

子，给予了他澎湃的创作活力。

“我其实并非自幼学习绘画，而是一名体育生。”回顾起自己的艺术历程，陈航侃侃而谈。

他出生于贵州，初中就读于省重点体校，练过中长跑和羽毛球，后因身体受伤，高中转为学习艺术。

1982年，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的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（现西南大学美术学院）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并定居重庆。

“从学生到老师，我的绘画之路起步于重庆，但真正走进西部广袤腹地，是在1991年。”陈航称。

在文化价值取向上，陈航与近代诸多大师一脉相承，采取的也是从文人传统出发，进而“向西而行”寻找更深厚的传统策略。

“1991年，我随业师段七丁先生一路向西，经青海去到西藏，这是我第一次以艺术家的身份，进行大跨度的艺术之旅。”陈航说，此次西行，让他找到了一个点——一个艺术创造的发端点。

他创作了许多有关西部题材的作品，代表作有水墨画《朝圣途中》《藏原悠音》《不老山川云霞》等。其中，《朝圣途中》《藏原悠音》表现了藏区的山川、文字与宗教，画面以水墨为主，局部敷以重色，显露出肃穆、深邃、神秘的气息。《不老山川云霞》纯以水墨，淋漓纵逸，偏重笔墨的质感与趣味，属传统一路。

“这个时候，我还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表现西部的画法，还是拿着自己已有的一种传统技法去画。”他说，不过，这也激发了他对西部题材绘画的强烈兴趣。

走进西部，不断探索绘画技法

在随后的艺术追梦中，崇尚师法自然的陈航一方面不停地寻根溯源，研习探究历代书画大家的心路历程与语言，语汇和句法结构；另一方面，他从未停下“行万里路”的脚步，无数次从云贵高原到巴蜀山川、从雪域高原到西北大漠，去寻觅、体察、探幽，在自然山水间，“精骛八极，心游万仞”。

2000年开始，陈航的绘画技法逐渐发生质的变化，开始有意识地对山水画的形式语言，进行个性化探索，并在自然场域与思想意识的相互作用下，推动绘画语言不断迭代。

“这时候，我很想采取一种较极端的方法，来摆脱传统的笔墨范式。如，传统的用线方式多以用‘曲’（曲线），这时候我就更多用意于‘直’，即向直线的转换，以此远离传统委婉屈曲的笔法形态。”

2006年之后，他开始重视墨法运用，泼墨、破墨交运，渲染、点洒互用，水墨淋漓，极富墨色变化；线条运用更为灵活、自如、放松，画面更富气韵，更为生动。如，他创作的“陕北组画”，用大面积的破墨点写，来表现树木花草、坡地杂物等，着重强化笔墨的表现性意趣。

在线的运用上，线性也更为丰富，表现力更强，更显得成熟练达。

陈航认为，中国水墨的共性应大于个性，画家应在呈现共性的前提下追求个性，以共性包容着个性。

这体现了陈航在传统价值及美学体系的基础上，谋求艺术现代性形态的创新，类

似于20世纪中国画领域中的“借古开今”思想，实际上是将民族审美精神与中国绘画的基本原则，作为依据或基础，进行艺术创新，即在传承中创新发展。

焦墨绘画，展现出西部独特气质

“2010年之后，我的创作又转向了焦墨绘画，强调以书理入画理。”陈航说。

焦墨本是一种传统画法，明末清初程邃等即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实践，现代画家黄宾虹、张仃、李可染等人从不同路径进行过触及与尝试，焦墨法得到了更大的发展。

然而，陈航的焦墨探索与创作动因，似乎并没有承接前辈画家提供的艺术逻辑，而是来自对中国画的学习性认知与内在自觉，尤其是他对地域的感受。

他以传统书画关系“书画同源”“书画本来同”为学理脉络，强调以书入画，并认为书法线条本身就可以作为审美元素，可以在绘画中单独作为审美对象。他大幅度削减笔墨结构中的其他表现因素，单以复杂的焦墨线条结构物象，并称其为“裸画”。

“我选择焦墨样式，首先仍然是对传统绘画笔墨（线条）价值功能的认同与接受态度。”不过，更为重要的是，陈航认为，用焦墨表现西部，更加符合西部苍雄浑茫的气息。

为此，他在青海、西藏、甘肃、新疆等地，创作了大量焦墨作品，且题材十分丰富，涵盖城市建筑、历史遗迹、小镇村落、工业产品、树木花草、动物果蔬、日常器用、农家杂物等。

通过大量的焦墨实践，陈航画作上的物象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审美意蕴：一种看似颓废古老而又富于生机的美学品质，这正是陈航所倾力追寻的专属于西部表达的笔墨“行腔”。

近年来，他还开始大量使用色彩，先以富于变化的焦墨线勾画物象，形成笔墨线构，再辅以富于西部特质的“大色”相嵌合，使焦墨法的西部表现更具张力。如《冈仁波齐》《阿里》《藏地记》《大巴扎》《丝路遗迹》《青海沟》《南疆团结广场》等作品，水、墨、色、线、泼、破、染、干湿、浓淡等，被运用得炉火纯青，更将景物、人整合纳入到可延伸的空间结构中去，营造出了广大、深邃、流延的时空感与历史感。

2021年10月1日，陈航个人画展在甘肃省博物馆举行，同时出版陈航山水画集《西行漫记》。其中，他这样写道：人文中的山川，山川中的人文，这是西部的特色。你看到它是山川，其实它是人文的；你说它是人文的，它又是绝对的荒野，是山川。但是，这个人文不是世俗的状态，它是一种哲学般的、宗教般的精神附着。

“我太喜欢西北这片土地了，喜欢闻着当地的气味儿，听着当地的话语，晒着当地的太阳，吃着当地的东西，有一种归家的归属感。”陈航感慨，要真正搞好研究和创作，一定要沉下来，在某个地域几十年才行。

“我到喀什大学等地援疆这3年，与其说是帮扶，我感觉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，因为西部、因为新疆给予了我太多创作灵感。”他说。

著名书画家程大利认为，中国西部独特的生态环境所展示出的个性和意义，能够触动艺术家最敏感的神经，启迪艺术家对生命的感悟和对宇宙的叩问。陈航的艺术即是如此。“他数十年不辍。赤子之心，就是这个样子。”

草木千年

子，也不长疮包。

小时候我常生病，三天两头就要往中药铺跑。那药行开在城东的老街上，门楣上悬挂着“石家药行”的匾额。推开沉重的木门，浓郁的药香扑面而来，那气味复杂而独特，苦的、酸的、辛的、甜的，交织在一起，竟生出一一种奇异的和谐。

老先生坐在堂前桌旁，眼镜后是一双能看透五脏六腑的眼睛。他让我伸出舌头，又把三根手指搭在我的手腕上，那指尖微凉，如同三片薄荷叶。他提笔在纸上写下药方，字迹龙飞凤舞，我一个也认不得。抓药的是位温柔利索的阿姨，她扫一眼药方，转身便在那面顶天立地的药柜前忙碌起来。那药柜有上百个小抽屉，每个抽屉上都贴着药名——黄芩、桔梗、麦冬、甘草……阿姨的手仿佛长了眼睛，看都不看就能拉开正确的抽屉。

我最喜欢看她包药，牛皮纸四角折起，手指翻飞如蝶，然后从梁上垂下的麻绳中扯下一段，三缠两绕便打成一个漂亮的结。最后，先生会在药包上用粗笔写上服用方法，算盘随即“噼里啪啦”响起来，珠子碰撞的声音清脆得像雨打芭蕉。

有一次，我端着葡萄干去抓药，阿姨看见了，眼睛笑成两道月牙。“用我的红葡萄干跟你换好不好？”她从柜台下摸出一个小布袋，倒出几粒红艳艳的干果。我欣然交换，那“红葡萄干”甜中带苦，嚼着嚼着嘴里泛起一丝药香。很多年后我才知道，那叫枸杞，是明目补肾的良药。

投稿邮箱：kjwtzx@163.com



《归来红菱艳》剧照。（重庆芭蕾舞团供图）